

【华夏文化典藏书系】

# 中国十大公案小说

*Zhong Guo Shi Da Gong An Xiao Shuo*

金源·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 华 夏 文 化 典 藏

中 国 十 大 公 案 小 说

金源 · 主编

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十大公案小说 / 金源主编. -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11

(华夏文化典藏书系. 第2辑)

ISBN 7-311-02701-2

I . 中… II . 金… III .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0032 号

**中国十大公案小说**

**金源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 8912613 邮编: 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

**西安激扬彩印包装公司印刷 西安市青年路 43 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140**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915 千字 印数: 1 ~ 8000 册**

---

**ISBN7-311-02701-2/I · 158 全套定价: 200.00 元 [共 20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有缺页、倒页、脱页, 可与工厂直接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314034 服务监督热线: 010-67491549

# ◆ 前 言 ◆

中国是小说的国度，自小说出现之后，就与诗歌、散文三分中华文坛，并且与诗文同步发展，自成体系，成为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进程的“广角镜”。

从古代神话到先秦寓言，小说开始萌芽破土。尔后，经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形式，至明清近代，形成章回宏篇，短篇荟萃，其态汪洋恣肆，涌向顶峰。小说的创作，也由民间相传到文人创作，一时纷纭，从未中歇。以至今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傲立于世界小说之林。

古代小说流派纷呈，以题材而言，有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言情小说、史传小说、名优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等之分。

“公案”二字的原意是指官府的案牍。后来它有了一个引申的含义，指那些有待于判决的事情或案件。通俗地说，公案故事就是打官司的故事；公案小说也就是以即将打官司或正在打官司的故事为描写内容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官员断案的小说。从结构上看，公案小说通常表现出顺和逆两种格局。前者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先叙述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再叙述官府的介入；后者以官府的受理，公堂的审问开始，再追述案件的起因和发展的过程。最后则往往以官员判决、真相大白而告终。作为一种文体上的概念，

前

言

“公案小说”的真正确立是在明代后期完成的。它的标志就是万历年间的公案小说专集的大量问世。古代公案小说自有它的欣赏价值和借鉴意义。有许多作品讲述了有趣的故事，使人读后感到艺术的愉快；某些例案充满了智慧的火花，读后有助于我们分析、判断能力的增强。总之，古代公案小说像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里面鲜花盛开，绿草如茵，它期待我们的走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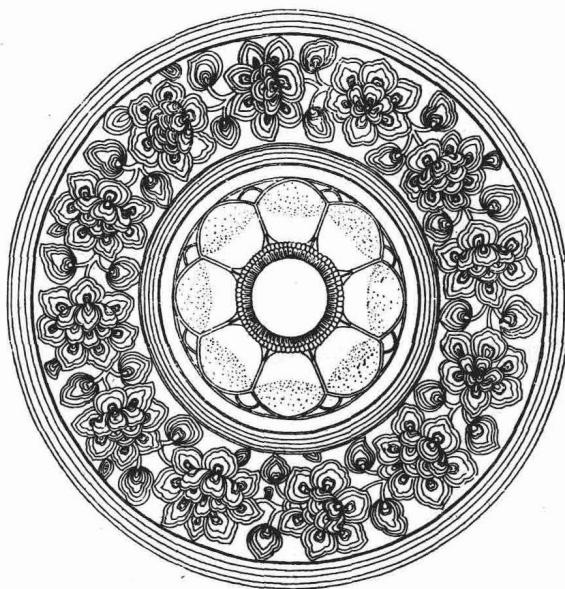
受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将历代的公案小说全部选录。我们依据广大读者的需求，从中选编了具有代表性、艺术水准较高的和社会效果较好的十篇名作，以飨读者。

本书所选，主要是从认识和借鉴及陶冶情操等方面着眼的，对传统的名篇，对后世影响大的作品优先入选。并且每篇均有注释和赏析，对于文言小说，我们附有译文，翻译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除此之外，每篇小说还配有对应的图画，图文并茂，相信读者一定会爱不释手。

由于选编者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猝，选篇、注释中或有错误与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年1月



## 目

## 录

- 错斩崔宁.....宋·佚名 (1)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明·冯梦龙 (20)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明·冯梦龙 (38)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明·冯梦龙 (64)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明·冯梦龙 (97)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明·陆人龙 (122)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清·李渔 (140)  
 朱履佛.....清·笔炼阁主人 (162)  
 胭脂.....清·蒲松龄 (185)  
 折狱.....清·长白浩歌子 (206)

## 错斩崔宁

宋·佚名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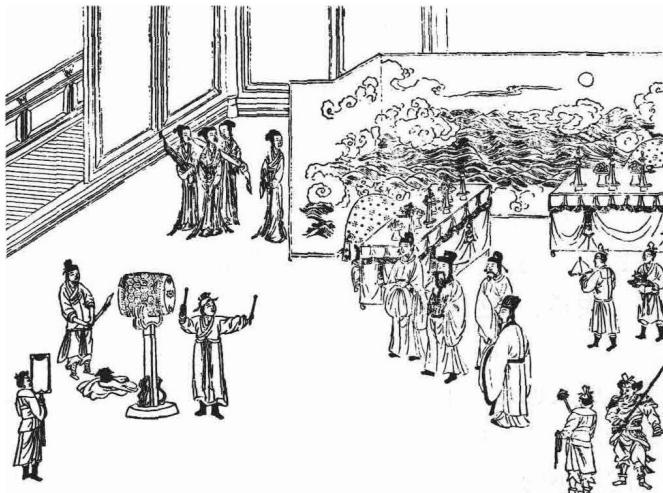
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

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这首诗，单表为人难处。只因世路窄狭，人心叵测。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颦有为颦<sup>[2]</sup>，笑有为笑，颦笑之间，最宜谨慎。”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sup>[3]</sup>。

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姓魏名鹏举，字冲霄，年方一十八岁，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浑家。未及一年，只因春榜



动，选场开，魏生别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应取。临别时，浑家吩咐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来，休抛却了恩爱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领前程，不索贤卿忧虑。”别后登程到京，果然一举成名，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甚是华艳动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书，差人接取家眷入京。书上先叙了寒温及得官的事，后却写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已讨了一个小老婆，专候夫人到京，同享荣华。”家人收拾书程<sup>[4]</sup>，一径到家。见了夫人，称说贺喜，因取家书呈上。夫人拆开看了，见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便对家人道：“官人直恁负恩！甫能得官<sup>[5]</sup>，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并没见有此事。想是官人戏谑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忧虑！”夫人道：“恁地说，我也罢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寻觅便人，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那寄书人到了京中，寻问新科魏榜眼寓所，下了家书，管待酒饭，自回不题。

却说魏生接书，拆开来看了，并无一句闲言闲语，只说道：“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师也。”魏生见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话，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报说：有个同年相访。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宽转，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晓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内，直至里面坐下，叙了些寒温。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书帖，看见了这封家书，写得好笑，故意朗诵起来。魏生措手不及，通红了脸，说道：“这是没理的话！因是小弟戏谑了他，他便取笑写来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这节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别了就去。那人也是一个少年，喜谈乐道，把这封家书一节，顷刻间遍传京邸。也有一班妒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将这桩事只当做风闻言事的一个小小新闻，奏上一本，说这魏生年少不检，

不宜居清要之职，降处外任。魏生懊恨无及。后来毕竟做官蹭蹬不起<sup>[6]</sup>，把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闲放过去了。这便是一句戏言，撒漫了一个美官<sup>[7]</sup>。今日再说一个官人，也只为酒后一时戏言，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连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为着甚的？有诗为证：

世路崎岖实可哀，旁人笑口等闲开。

白云本是无心物，又被狂风引出来。

却说南宋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sup>[8]</sup>。去那城中箭桥左侧，有个官人，姓刘名贵，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sup>[9]</sup>。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俩，又把本钱消折去了。渐渐大房改换小房，赁得两三间房子，与同浑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姐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做下的勾当。至亲三口，并无闲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见爱，都称他刘官人。“你是一时运限不好<sup>[10]</sup>，如此落莫，再过几时，定须有个亨通的日子！”说便是这般说，那得有些许好处？只是在家纳闷，无可奈何！



却说一日闲坐家中，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走来对刘官人说道：“家间老员外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连那泰山的寿诞，也都忘了。”便同浑家王氏，收拾随身衣服，打叠个包儿，交与老王背了。吩咐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转回，明晚须索来家。”说了就去。离城二十余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叙了寒温。当日坐间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里宿歇。直至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说道：“姐夫，你须不是这等算计，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常便<sup>[11]</sup>！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势，再有谁似泰山这般怜念我的<sup>[12]</sup>。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说。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今日资助你些少本钱<sup>[13]</sup>，胡乱去开个柴米店，赚得些利息来过日子，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是好。”当下吃了午饭，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付与刘官人道：“姐夫，且将这些钱去，收拾起店面，开张有日，我便再应付你十贯。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就来与你作贺，意下如何？”刘官人谢了又谢，驮了钱一径出门。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识，顺路在他家门首经过。那人也要做经纪的人，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家门时，里面有人应喏，出来相揖，便问：“老兄下顾，有何见教？”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那人便道：“小弟闲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帮。”刘官人道：“如此甚好。”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现成杯盘，吃了三杯两盏。刘官人酒量不济，便觉有些朦胧起来，抽身作别，便

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计议生理。”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别回家，不在话下。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晦！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sup>[14]</sup>，《汉书》中彭越<sup>[15]</sup>。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



作别去不题。正是：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

放下一头，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直至三更方醒，见桌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伙，便唤二姐讨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日间赌输了钱，没处出豁，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门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门儿拽上不关。那贼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觉。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见一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钱，便去取了几贯。不想惊觉了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须不近道理！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养身活命，不争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计结！”那人也不回话，照面一拳，刘官人侧

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地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

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抢出门来，一径赶到厨房里。恰待声张邻舍，起来捉贼。那人急了，正好没出豁，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急计生，被他绰起，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门，扑地倒了，又复一斧，斫倒一边。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sup>[16]</sup>。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来寻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贯钱。扯条单被，包裹得停当，拽扎得爽俐出门，拽上了门就走，不题。

次早邻舍起来，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晓了<sup>[17]</sup>。”里面没人答应。捱将进去，只见门也不关。直到里面，见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见？”免不得声张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道：“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到我家宿歇，说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说，既有了主顾，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讨得个分晓。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再做区处。”众人说道：“说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员外家报凶信。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门，老汉赠他十五贯钱，教他将来做本，如何便恁地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员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门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小娘子也不见踪迹。声张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说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说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住了一宵，今早径自去了。’如今众人计议，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

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转来，问个明白。老员外与大娘子，须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抵命。”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饭，三步做一步，赶入城中，不题。

却说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旁。却见一个后生，头带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脚下丝鞋净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却也明眉皓齿，莲脸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动人。正是：

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那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在此。”因问：“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小人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丝帐，讨得些钱，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则个，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若得哥哥带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说，小人情愿服侍小娘子前去。”两个厮赶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赶上前来。赶得汗流气喘，衣襟敞开。连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话说知。”小娘子和那后生看见，赶得蹠蹠，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跟前，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不容分说，一家扯了一家，说道：“你们干得好事！却走往那里去？”小娘子吃了一惊，举眼看时，却是两家邻舍，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卖我，我自去对爹娘说知。今日赶来，却有何说？”朱三老道：“我不管闲账，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须回去对理。”小娘子道：“丈夫卖我，昨日钱已驮在家中，有

甚杀人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儿！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净。”那个后生见不是话头，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说，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说道：“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须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也作怪，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儿，有甚皂丝麻线<sup>[18]</sup>，要勒指我回去<sup>[19]</sup>？”朱三老道：“他家现有杀人事，不争放你去了，却打没对头官司！”当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渐渐立满，都道：“后生你去不得。你日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虚。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

到得刘官人门首，好一场热闹！小娘子入去看时，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贯钱分文也不见。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上。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恁地晦气！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连人。”众人都和闹着。正在那里分豁不开，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颠走回家来，见了女婿尸首，哭了一场。便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贯钱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说！”小娘子道：“十



五贯钱，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说是无计奈何，将奴家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先去与爹娘说知。故此趁他睡了，将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门，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临去之时，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既然有了主顾，可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来！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钱与他驮来作本，养赡妻小，他岂有哄你说是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见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见了十五贯钱，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钱。又使见识，往邻舍家借宿一夜，却与汉子通同计较，一处逃走。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说，抵赖得过！”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计结！”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宁，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识。小人昨晚入城，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因路上遇见小娘子，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说起是与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后因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众人齐发起喊来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钱财，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

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王员外结扭了崔宁，四邻舍都是证见，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即便升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从头说来。先是王员外上去，告说：“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后因无子，娶了陈氏为妾，呼为